

麥仲貴著

王門諸子致良知學之發展

香港中文大學出版

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

哲學部碩士論文

麥仲貴著

王門諸子致良知學之發展

香港中文大學出版

版權所有

王門諸子致良知學之發展

美國國會圖書館目錄卡

編號：七三—九二四〇六

著者：麥仲賁

出版者：香港中文大學

承印者：志豪印刷公司

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出版

定價：幣港五元

美金一元

本書蒙 哈佛燕京學社

贈資印行，謹此致謝。

**The Study of Conscience by the Scholars of Wang
Yang-ming School in the Ming Dynasty**

By Mak Chung-kwei

©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

First printing in Hong Kong December 1973

Library of Congress Catalog Card No. 73-92406

唐序

明代儒學，以王陽明爲中心。陽明之學，自言初奉朱子之言，如神明著龜；而其所自悟者，則還契於象山之旨。故吾嘗爲文論朱陸之郵，亦可由陽明之學以通。陽明以良知言象山之心即理，而其說此心即理之名言，則又多出於朱子。此即陽明學之繼往。陽明言良知之明，萬古不息，恆生生不已，亦不離現在，故聞其教者，皆可直下有所開悟興發，以自知其良知。此是陽明學之開來。此自知其良知者，自亦是良知。良知之明，既生生不已，則學者於此良知之義之所明，以成良知之學者，亦自生生不已。此即陽明學之傳之所以最盛，而王門之士，于此良知之所見者，更不無異同，遂衍而爲陽明學之諸流派之故也。于此陽明學之流派，黃梨洲明儒學案，依地域而分爲北方、楚中、南中、浙東、江右、泰州六者；而浙東、江右、泰州三者，爲最著。浙東王龍溪，嘗自謂於陽明之言致良知，「及門者誰不聞，唯我信得及」。又自謂「我是師門一唯參」。而後人或本之以謂龍溪爲陽明之嫡傳。然傳習錄中之天泉證道記，又記陽明謂王龍溪與錢緒山二人，當互相取益，則又非謂緒山不能傳其學也。王學中泰州之傳至周海門，爲聖學宗傳，則特推尊其師羅近溪。黃梨洲爲明儒學案，又本其師劉戩山之說，於二溪並有微詞，謂于陽明之學唯江右不失其傳。故於鄒東廓、聶雙江、羅念庵、王塘南，皆力加表彰。梨洲爲明儒學案序，謂周海門之書，只是海門一家宗旨，自謂其書能分別各家宗旨。故世以一客觀之學術史稱之。然梨洲於各家之學案前，恆

先下評語以爲抑揚，亦不免使學者以先入爲主。此則不如將此梨洲一人之評語，附於其後，更易使後之學者，先得各家宗旨之真。而梨洲於王門中，偏宗江右，亦正如於王學偏宗龍溪近溪者，之同未必得其平也。

大率王門諸子，除徐愛早逝外，親炙陽明最久者，爲王龍溪、錢緒山。陽明與鄒東廓，亦多書疏往返。江右之聶雙江、羅念菴，則於陽明歿後，乃以龍溪與緒山之質證，於陽明稱弟子。泰州之王心齋，亦於見陽明前，先自有其所學。雙江、念菴言歸寂主靜，以識未發之中，近陽明初年教法。然念菴謂陽明之學，「爲聖學無疑，而速亡未至究竟」，則亦不以陽明之學自足。念菴又以陳白沙之致虛之說，爲千古獨見。此亦與陽明之未嘗一語道及白沙者不同。王龍溪集中之天泉證道記與傳習錄，及東廓學案所記，頗有出入。此記謂龍溪之四無之說，乃陽明所久欲發，以時節因緣未至，而未發之傳心秘藏。天泉會後，逾年而陽明歿。此正適足反證此秘藏，非陽明平日所開之教。大約龍溪四無之說，蓋如梨洲所謂陽明之學之三變以後，言致良知，之「時時知是知非，時時無是非非」之旨，而更推衍之以成。至於錢緒山、歐陽德之重在已發處，致是非非之良知，則蓋同梨洲所謂陽明學之二變，重言良知之「知是知非」之旨者。則宗龍溪者，又可謂其未能盡此陽明之學之三變矣。至於王心齋，則因其先自有其學，故雖爲陽明弟子後，仍自持其淮南格物之說，以安身樂生爲本。其學數傳至羅近溪，而言大人之身之通天地之生德、仁德，以成其心之靈明莫掩者，見於日用尋常之中。遂以徒孤言一心之靈明者，或自把捉其靈明，而墜光景、入鬼窟，「非天明也」。此則又不同龍溪之專重以一念靈明言良知者也。大率龍溪兼以空寂言靈明，意此靈明原無可把捉。故龍溪嘗疑近溪之鬼窟之說。然近溪則遙承心齋安身樂生之教，知此心之靈明，若不與生渾

融，以成大人之身，則終不免於墜光景、入鬼窟。則近溪之學與龍溪不必同，而與陽明之重以靈明言良知者，亦不必同，近溪固謂先達於「性體平常處，未見提撕」也。然陽明之良知，自能生天生地，亦原主乎一身，以有陽明所謂大學問；而泰州之學之重言安樂，亦正特有契陽明樂爲心之本體之言，及言「大學問」之旨。其學不如龍溪之務極高明，亦不同雙江、念菴之求盡精微，而希在更致廣大，而道中庸。則泰州近溪之學與陽明之聖學，又未嘗必異也。

由上所述，則王門諸子，雖皆言良知，而其所言之良知之義，自皆與陽明之學有同有異，而亦互有同異。不可視如黃茅白葦，一望皆是。良知生生不已，此人之知其良知之所以爲良知之義之學之教，亦自當生生不已，如上所及。故陽明亦嘗謂「說此良知二字，窮切不能盡」。陽明如不死，則王門諸子之所以說良知者，亦未必非陽明於種種時節因緣下，皆可說者也。則必謂其孰得陽明之嫡傳，亦可爭，而非必爭者也。後之學者，自以其於良知之所見，以還證陽明及王門諸子於良知之所說者，以是其所是，亦即所以致其爲後學之良知也已。而於此不必更非其所非者，則以唯其是者乃可學，其非者不可學，亦可存之而不論也。後之學者，果志在學其是者，則當知其同者固可是，其異者，亦可分別其言之所指，以見其俱是，而更觀其通；則爲後學者之所可學者多，「尊其所聞，則高明矣；行其所知，則光大矣」。

大率昔之治宋明儒學者，多重直取其言之是者，以爲躬行實踐之資，故於昔賢之學，不甚重辨其同異；於其異者，恆視爲異端而斥之，乃不免門戶之見。今之學者，於論昔賢之學，則大皆知辨其同異，而於其異者，更喜表而出之，以嚴別其流派或思想之型類，而不重觀其異而俱是之所在，更不重觀其會通。以對王門諸子之學而論，則今世有視王門諸子之學之異，如政治上之左派右派之分之不相容者，又有對勇

於立異之李卓吾之學，特加稱道者。此皆見今世論學之捨同好異之風。此與昔人之存門戶之見者之好同惡異，其得失維均。如實而言，則王門諸子之論良知之義，自與湯明有同異，亦互有同異，以成其學其教之日新不已。然其原既同，則其流之異者，亦未嘗不能宛轉和會，以成其通。「通」也者，非「同」非「異」，而能通「同」與「異」。凡論學皆當始於觀同異，更於異而知其通，睽而知其類。此固不止於論王門諸子之學爲然也。

麥君仲賈，初治文史，後從予治哲學，而及於宋明儒學。其於宋明儒學之興趣，亦在哲學與歷史之間，故先嘗有宋元理學家生卒年表一書印行。近又從事明清理學家生卒年表之編著，以備爲宋元明清之學術作編年之用。今茲之王門諸子致良知學之發展一書，原由其在中大哲學研究部之碩士論文，所增補而成。以王門諸子論學之精微要眇，今欲明其同異，觀其會通，爲之綜論，而期其圓融周遍，無所不及，自尙非麥君之意。麥君之文，因強探力索之事多；深造自得之功，容尙有所未逮。然麥君之爲此書，於王門諸子之原著，可搜求得者，無不遍覽。凡見其與明儒學案所錄，有出入者，一語一字之微，皆一一條記；於明儒學案之論明儒之學之傳承之體例，既有所商榷；於王門諸子之生平，亦本史傳，於明儒學案所述者，有所補正。其功力可謂勤矣。至於其對王門之六派學術思想之論述，則除先略述陽明之學之大旨，於北方，南中，楚中之王門學者，略舉其言，以明其講學之宗旨之所近者外；則於浙東江右之王龍溪、錢緒山、聶雙江、羅念菴、王塘南，泰州之王心齋父子、王一菴、羅近溪之學，皆各爲之專論，而殿之以東林之顧憲成、高攀龍與劉蕺山對王學流弊之評論，及周海門與湛甘泉門下之許敬菴之對辯；以明王門諸子之學，在明代思想中之地位。其中於王龍溪、錢緒山之學，則述其互有異同，更論其當如陽明所謂「相取爲

用」之故。於雙江、念菴之言歸寂主靜、存未發之中，則溯其原於先儒言寂感及已發未發之旨；於心齋之淮南格物說，亦更述及於先儒之格物之論，以資比較。此皆意在說明王門諸子之所見之義，遙通於先儒之學者。要之，則麥君此著，可謂能對王門諸子之學，通觀其大體；於其宗旨之同異，亦能本歷史文獻，加以疏通而證明之。此較之黃梨洲之爲明儒學案之偏尊江右，及近人之偏尊所謂左派王學，於明儒學案所不道之李卓吾之流，加以盛稱者，實可謂更能爲一客觀之論述，足以爲來學之士之所資。故樂而爲之序云。

癸丑年正月初五日唐君毅序於香島

自序

此書原爲吾一九六八年卒業中文大學研究院哲學部之碩士論文。吾於宋明儒學，平日用力所在，雖重在義理，然於諸儒學術思想淵源，及其時代歷史背景，其間學脈承傳之際，亦嘗稍加留意。竊意諸儒之學，其高明平實，各有所長，駁雜精純，不無區別，而要皆莫不與其時代歷史文化背景，個人生平行事，有其相互影響之關係在焉。此則亦不可僅以其氣質才智之高下，可得而衡之者也。明代王門諸儒之學，自皆原出陽明，而其造詣所得，則各有不同。若浙中學派言教良知，王龍溪則提四無爲教，重言良知之空寂與靈明義，以良知現成自在，當下即可受用，不假人力纖毫，是有見於高明者。錢緒山本師門立教，則專主四有，以致知必先格物，窮理誠意，而後良知之真，得以施諸行事，是有見於平實而重踐履者。至江右學派，雙江念菴則皆同言主靜歸寂，而有見於良知未發之先，一念靈明之源頭處，當用力涵養功夫，以免其流爲偏頗之失。而泰州學派，王心齋父子，及其後之王一菴羅近溪，則或由言格物以求安身樂生之道，或由格物而言誠意立命之旨，或由言良知生生之明，以開拓心智，旁通人我之情，而於一人生日用之尋常中，隨處指點提撕，以見乎良知妙用，不離日用尋常，則由高明而又返諸平實。凡此諸儒之學，若能更細按其生平行事，加以對比而並觀，則其論學旨趣，尤爲明白可見。然吾爲此論文，初亦唯本黃梨洲之明儒學案，分別論列諸儒之學，而專以義理爲主，于諸儒思想之異同處，雖亦稍稍加以疏釋，以見此諸子學旨之所在，顧未遑及於其思想史上之發展線索，與諸子之實際生活背景也。

吾於一九七一年幸獲美國哈佛燕京學社之資助，曾先後前往台灣及日本兩地方，蒐輯有關明清儒學資料，以備編撰一明清儒學年表之需。於臨行前，嘗走謁業師唐君毅先生，請賜教益，俾得有所持循。因語及吾之畢業論文。唐先生勸吾於收輯資料之餘，更爲之增補若干，冀能稍加充實，以求詳盡。吾於是始憶及前日撰寫此論文時，於陽明學派諸子之言致良知，其學術淵源，生平行事，與夫歷史文化背景，皆未有所論述。此文，既是論諸子言致良知學之發展，則於其生平行事及歷史背景，亦不能不稍及之。方可更見其爲學與爲人，息息相關，初不可離而爲二也。

吾在台灣及日本，鈔輯研究諸儒之史料，以文獻浩瀚，工作亦頗繁劇。客歲，吾由日本返抵香港，乃復以二三月之時間，得將此文增補成書。書成後，復請正唐先生，並乞賜序。回顧吾初草此論文時，距今寒暑四易，今雖略有所增益，唯亦掛一漏萬。方之義理精微，爲之詳論，猶尙有日。然即此書所陳諸義，亦未必盡當。惠而教之，期於大雅君子。今茲書成，特綴數言，謹敘其成書始末，亦聊誌其歲月云爾。

癸丑春正月十二日麥仲貴謹敘，時客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

目錄

唐序	伍
自序	拾壹
第一章 王陽明致良知問題之緣起	一
一 明初學術思想之趨向	一
二 王陽明言致良知之歷史背景	一〇
三 王陽明致良知之教之興起及其意義	一二
第二章 王陽明致良知學之分流	二三
一 黃梨洲明儒學案之說之疏解	二三
二 對明儒學案分派之述評	三七
第三章 錢緒山及王龍溪言先天、後天之學之分析	四三
一 略述錢緒山與王龍溪之成學經過	四三
二 王龍溪言先天之學之意義	四七
三 錢緒山言後天之學之意義	五一
四 略論先天、後天之學：其在工夫論上之先後問題，及其和解之可能性	五三

第四章	錢、王之辯四有無之經過及其會通之道	六三
一	天泉橋證道與四句教	六三
二	試釋「無善無惡心之體」之涵義	六六
三	錢緒山對四句教之悟之四變，及其不滿王龍溪四無說之所在	七〇
四	附釋：季彭山之以「龍」喻心，與王龍溪之以「鏡」喻心：即心之主宰或自然之義之不同	七八
第五章	試論聶雙江與羅念菴之言「主靜歸寂」	八九
一	略述聶雙江與羅念菴之成學經過	八九
二	儒家言「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」之通義	九二
三	周子之主靜、程伊川之「居敬主一」，及程朱言靜敬之涵義	九四
四	由「已發」「未發」以言心之靜寂義	九九
五	聶雙江之「寂感一如」論，及羅念菴「常寂而通微」之說之異趣	一〇四
第六章	王心齋順格物以安身義，言致良知之工夫	一一五
一	略述王心齋之成學經過	一一五
二	試論大學「格物」之本義、兼諸儒釋「格物」之諸說	一一七
三	所謂淮南格物，與其對致良知之運用	一二二
四	附論：自主心齋、王東崖之言「學」及「樂」以後，言良知思想之發展及其影響	一三七
第七章	羅近溪之順「心知」義，以言大人之學之義	一四七

一	羅近溪之成學經過·····	一四七
二	羅近溪以「明德」「明明德」言心知之旨趣·····	一五二
三	羅近溪由心知之開發與感通，言一體之仁之生道·····	一五八
四	大人之學之境界，及其工夫論·····	一六六
第八章	王一菴以意爲知之主，說良知之定向義·····	一七七
一	略述王一菴之成學經過·····	一七七
二	王一菴言格物之一義·····	一七八
三	意主於知及良知之定向義·····	一八二
四	附論：王塘南以「生生真機」言透性以見良知至善之定向義·····	一八五
第九章	由王門諸子言致良知、經東林諸儒之講學，而歸結于劉蕺山言誠意之學之時代意義·····	一九三
一	晚明王學末流之一般風尚，及其對社會之影響·····	一九三
二	東林講學之演變，及顧涇陽、顧涇凡、高景逸諸儒之學·····	一九九
三	劉蕺山言誠意之學之意義·····	二一一
(甲)	反對以現成言良知及其對王學流弊之評論·····	二一一
(乙)	誠意之學及其以身殉節之道德實踐·····	二一三
四	附論：周海門之九解與許敬菴之九諦之辯難·····	二二三
參考書目·····		二三七

第一章 王陽明言致良知問題之緣起

一、明初學術思想之趨向

自宋代理學之興，經元而發展至于明初，其間約有四百年之久。此中理學思想之發展，據黃梨洲宋元學案之著錄，其主要之學派，則當推所謂濂、洛、關、閩五派。然宋代諸儒之言理學者尙衆，此五派實際上亦只自北宋之濂溪、二程（程頤程顥）及橫渠以下，至南宋之朱子而已。至陸象山兄弟出，宋代理學思想之演變，即由濂、洛、關、閩之分，轉而爲程朱與陸氏兄弟異同之分。宋儒之理學，發展至元儒，即有上承程朱或上承陸氏之二趨向，而其中欲調和程朱之學者，亦頗有其人。吾人此下即略舉其最能代表此一時代之學術精神之儒者數人，以見其概梗。

元初儒學，始於江漢先生趙復。復原湖北德安人，以元師伐宋，屠德安，遂爲俘虜。時姚樞在軍中，乃携同至燕，並爲建太極書院，立濂溪祠，集遺書八千餘卷，請復講授其中，自是河朔始知有程朱之學。諸儒中最著名者，如許魯齋（衡）、劉靜修（因）、吳草廬（澄），即號稱元初三先生。其學即以程朱之學爲宗。（註一）黃百家謂：「有元之學者，魯齋、靜修、草廬三人耳。草廬後至，魯齋、靜修，蓋元之所藉以立國者也。……全謝山亦謂：「草廬出於雙峯（饒魯），固朱學也，其後亦兼主陸學。蓋草廬又

師程氏紹開，程氏常築道一書院，思和會兩家。然草廬之著書，則終近乎朱。」〔註二〕其時專傳朱學者，則又有何北山（基）、王魯齋（柏）、金仁山（履祥）、許白雲（謙），以及蕭勤齋（勳）、同策庵（恕）諸儒，其風向所趨，蔚然盛矣。〔註三〕至其能上承象山之學者，則寥若晨星，唯陳靜明（苑）、趙賓峯（楷）二儒而已。黃梨洲嘗以陸學之流於浙東，而江右反衰。朱學有許魯齋、趙江漢倡於北方，而陸學則無肯道者；又謂唯「陳靜明乃能獨得於殘編斷簡之中，興起斯人，豈非豪傑之士哉？」〔註四〕至於所謂和會或調和朱陸二氏之學者，其最顯者則有鄭師山（玉）。全謝山謂其繼草廬而和會朱陸之學，草廬多右陸，而師山則右朱，此其大較也。〔註五〕由此觀之，元代理學之發展，幾可說盡爲程朱一系之天下，由其學脈傳承之迹，又不僅不見濂、洛、關、閩之別，而朱陸異同之說，亦殆已無人爭辯。此即爲此一時代學術之大轉變也。

元以後，明初學術之趨向，一般言之，大抵仍是一本宋儒成說，而尤以理學爲然。〔註六〕其中由元入明之儒者，則首推宋潛溪（濂）及王義烏（禕）。宋潛溪之學，本自閩人凝熙（夢吉），而凝熙之父桂山（洗），學於王魯齋（柏），魯齋又學於何北山（基），北山則爲黃勉齋（幹）之門人，是亦爲朱學之繼傳者。〔註七〕此外，潛溪又嘗從柳道傳（貫），與王義烏可謂爲同門。〔註八〕其後，潛溪之學，傳於方正學（孝孺）。〔註九〕此一派之朱學，除講理學外，大抵皆偏於詞章與史學，亦即所謂「朱學中的博學或致知派」。〔註一〇〕然實則無論潛溪、義烏或正學，其在明初社會，雖以文章學術名於世，而於政事經濟節義，亦未嘗或闕；尤以方正學爲然。正學在建文帝時，嘗爲翰林博士與侍講學士，及燕京政變，建文自焚，正學爲成祖所執，召至爲草詔書，以不肯降節而殉道，其連坐而死者八百餘人。即此一